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弱十

慧通清旦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辯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元禪師法嗣五人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已上四人見錄

上竺圓智禪師無錄

上竺圓智禪師無錄

靈隱遠禪師法嗣九人

東山齊已禪師

躁山如本禪師

覽覽阿上人

內翰曹開居士

知府葛鄰居士已上四人見錄

濟顛書記禪師

堯首座禪師

上藍了乘禪師

公安慧冲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上藍了乘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華嚴民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寂印禪師見錄

華嚴祚禪師法嗣一人

東谷光禪師無錄

昭覺元禪師法嗣一人

願樓慧觀禪師見錄

文殊道禪師法嗣三人

文殊思業禪師見錄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見錄

文殊瓊禪師無錄一人

文殊思業禪師見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文殊思業禪師見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文殊思業禪師見錄

稠巖了贊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見錄

天井道如禪師

雙槐鄭績居士見錄

泐潭明禪師法嗣一人

無爲守緣禪師見錄

需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菴墨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
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
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
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榦及
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頃

明十

二

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
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
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嘆後以偈寄曰坐斷
金輪第一峰千秋百代盡潛蹤年來又得真
消息報道揚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
年面壁壇却東土兒孫隻復西歸旣置黃面

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橫古路一馬生
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
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
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
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觀
得透也未直饒一敵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僻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
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
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
懽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
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蛚許

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拔我捉來摘却
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
量喫粥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蠅子
喫殺閒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
二錢岡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
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

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
鳴三家村裏臭胡猻價增十倍驥龍領下明
第三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極得來三
十年後換手挺胸未是苦在上堂飯籩邊添
桶裏相噏餽你潑水相罵餽你接鬚黃河三
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

歎之牙閑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
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
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
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肅然有餘玉皇大
帝發遣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
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
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五百力士
揭石義萬仞崖頭撮手行十方世界一圍鐵
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
鵠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
起來屈膝坐施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
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分明較定

牙閑跨跳出他圓積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
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
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
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
局屎送屎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徃一來是
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
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冷無人金沙混雜縱
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棒
打入百萬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
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
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

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呈梳舞棹則不問且
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岩頭扣舷三下
意旨如何師曰燒磚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
問和尚如何對它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
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
劄師曰杜撰棹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
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
三十
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
生師曰樂則同懽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
法身雲門曰花藥攔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
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
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筋

撐扇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
輕師曰莫誤老僧好問人皆是炎蟄我愛夏
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
倒戈卸甲扇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着
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俩湊泊不得從此
卸却干戈隨分着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
床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敲
鍛鍊脊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
門嘗誡徒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瓦
蛇患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
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
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
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有省
下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
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

引十

五

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
藏脫體無依便斯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烟
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
迹處師曰喎照曰無踪迹處曰甚麼莫藏身
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
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

始徹頭水菴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
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
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
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
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
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眾曰盡十方世
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
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觸體猶未覺法燈云
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
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故山無限清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
齊川和尚爲落髮師父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曰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頃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悟有偈曰
州有龍船曉翻波弄明月踏破五湖底天佳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西夜向東弗于遠西瞿那南贍部洲北
齋尊越却來山僧手裏呈身元來

只是一條黑漆柱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脚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挑着便言天台普請南嶺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

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盡森裏許畠畠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獸倒卓龜墨魚龍盤蛇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知是湧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

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鴻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家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

入室山門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着便湏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蓋聲平師子游行不求伴侣壯士

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忍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柰出門便是草因喚檀即識得渠大

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真掃堆頭捨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誇先師好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達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弱上

師曰覲面相呈更無圓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濟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紝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蹠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

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寶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徃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禪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箇字師曰莫詐敗相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

住持逆嗣大鴻馬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
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
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
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

釋十

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

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

道有時先然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

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

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
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鷺人句不是臨時
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

絲乃曰要識未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
棋師麼撥動乾坤達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
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耳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隔江人唱鶴鶴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烟浪有誰爭自

是不歸歸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標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
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
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
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
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
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
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
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
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

不知那箇無思算喫着通身冷汗流上堂單
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却住五日
一參三八普說自楊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
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撻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以前轉得身却於今
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

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
敲嚼過善義學阿師遞相銅鎗直饒說
得雲興兩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
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且庭戶入新
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息
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瘦
餓廝炒大海祗將折筋攬你死我活猛火然
鑄炎佛牒恁麼作用方可擰門柱戶更說聲
和響順形直影端驅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
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
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
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鐵牛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
射程後箭深曰祇如雪窓道可惜放過好與
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
聖合與雪峯合與擊禪床曰這裏薦取示衆
云的僧柱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鳩鳥落水

魚龍皆死正按傍提風颶颶地獨步大方殺
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
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
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
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
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

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
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
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
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體前敲磕須知
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
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引十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
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
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
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
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

若也未會柱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
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
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
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
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遇果是當時曾示現宜
乎恩水滿頭澆上堂熟月須搖肩寒來旋着

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
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
生三梁間紫鷺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
有若無寶店虛華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祗
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

偏僻病不怕冷油蓋拍禪床下座僧丈丈
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獐爭神曰如何是
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
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弦琴久居在
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
三十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
門放洞山三頓林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
身撮曰飯袋于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
生師曰沒出痛腸曰真金湏是紅爐煅白玉
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易室中常舉
茗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茗帚柄髮髻赤斑蛇

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
若尋柄髮弟赤班蛇捧下無生忍臨機不識
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中曾
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鷄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港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不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
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調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擣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窓從此庵發
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徵恙修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無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
有大丈夫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齊慶贊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頤簡堂曰某坐去好
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
公唉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第十一

十二

慶元府東山齊已禪師卽州謝氏子上堂舉
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
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
兼牒至薦得非捨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
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
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

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
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
鷄皮鵝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
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
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仕女千般快樂渠儂合
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

修行依舊打之逸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
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
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徃來因甚廢
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
障拔猶預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
浣心垢濁正心譯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

邊撞起脚向佛祖復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
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圓善導和
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
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弱十

十三

撫州跋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
兩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

三聲

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
聲

後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
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乙元捨仁出家名行
真年四十四壬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
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
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雖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
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訶曰無明因何而
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
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
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
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
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訶書而對

方參遍草鞋破水在塗潭月在天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_{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裹幞頭孤路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堅

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拈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叢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

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間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聞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固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得曰咄哉瞎驥叢林妖孽處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板弱十知府葛鄰居士字謙問號信齊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今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被解明

居士乃率無庵所示之語請為訖普詣海寂禪
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
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
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
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
倒飛身野狐跳入金獅窟無庵肯之即遣

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
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
打鼓湏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躉身跳
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
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
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十五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
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
成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
峰一日印舉僧間觸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嚴
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

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
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庵丘海迎之曰
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
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
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
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

覺印達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堅舉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遷連主數刹後再出陝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橋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紙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着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座若無丈夫自有衝天

志矣向如來行處行途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風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抵教諸人行湏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大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大來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頽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憎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砂鑼裏滿盛油師

曰大小峴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
塵中如何辯主越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
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
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麻胡子半夜

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
心道轉_引桶底超穿無忌諱等開一步一笑

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斂質返寺之法
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
庵之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
殘此月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次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
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益嚴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請紹熙元年二
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
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

潭州楚安慈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叅道_拜於
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
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呴那由是有省即

說偈曰汚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
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
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
九年問東便乃菴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
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
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

四十一

十七

夜義心今朝善薩面善薩與夜义不隔一條
線徃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脚師遂作敲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乞提不起
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
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
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
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
歲古鏡赤腳渡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咄

常德府文殊恩業禪師世爲居士一日載猪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聞

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狗第十一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二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家至寶峯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大本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養喫了便不饑其餘便是瞞他亦可笑也

泐潭明禪師法嗣



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徹
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
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
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
這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
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
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
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弱十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册